# 綸扉奏草

#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五

再問

聖母萬安併請行

聖政揭

臣等前聞

聖母偶爾違和具揭問安蒙

皇上傳諭

聖母隨巳大安臣等不勝欣喜乃一二日間又聞

聖母尚有痰火未除

皇上焦勞愈甚祈禱愈虔臣等又不勝憂念竊惟

皇上一身乃
宗社臣民之主天地鬼神所共鑒佑今欲以身而
代
聖母似此孝誠從古帝王所未嘗有天地鬼神無
不感動之理當佑
聖母無佑
聖躬何必言代惟是臣等犬馬之生無益于世苟
可捐之為
聖母壽固所願也更有區區愚衷欲為
聖孝助者敢冒昧陳之臣等曾觀傳記諸書庶民

有一事之善往往能以陰功延年益筭况以
天子之尊四海蒼生之所待命一善政行即澤及
無方其於感動尤爲捷速向年
聖躬違和曾
發德音行罷稅釋逮起廢諸事不旋踵而有勿藥
之喜雖其後竟復阻格而一時
仁心仁聞之所感孚其效已如此矣近來
聖政日新
鴻恩廣被中外人情無不歡躍其所鬱而未暢者
不過如稅使未撤大僚未補遺逸未用饑荒

之民未蒙賑濟邊軍缺餉未有處置等事此
在
聖心轉移甚易而海內望之不得未免咨嗟怨嘆
浸淫日久亦足以干天和而損
聖德臣等願
皇上於此數事憣然舉行大僚自尚書侍郎以至
各省巡撫請
賜點用已點者即
賜檢發廢棄諸臣先擇其尤者起用十餘人以示
收錄之意毋令終錮

聖世各處災傷查前歲賑恤故事

盛賜施行仰縱使未欲遽停亦且盡捐一二年以

濟邊救此燃眉之急其極重極困如廣東者

並減其額以甦此一方民將見

德音一布頃刻之間歡聲動地百萬生靈盡稽首

額天以助

皇上之孝誠

聖母聞之亦必倍加恱豫於萬斯年長享尊養之

隆而

皇上之令名壽考亦與天而無極矣臣等愚見如

此實出于忠愛之一念非有他意伏望
聖慈俯賜采擇仍望
皇上慎重起居勿過焦勞以慰
聖母慈念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十日

封囘工部請　福藩之國傳諭揭

蒙

發擬工部一本

上傳這所奏陸路不必搭蓋棚殿以費財力還由水路通州乘舟以進黃河徑行不許遶灣至洛河係鞏偃二縣如遇窄淺即行加夫挑濬不許延進逴誤臣等當即遵依擬進但細閱撫臣原

奏與該部所覆尚未明白

內傳所云亦與道路曲折尚有未合若依此擬

旨外間奉行不便又須再請臣等不得不直陳之

蓋自京師至洛陽登舟以行總由通州達于
山東之臨清自臨清由漕河徑南至于徐州
轉入黃河以達洛陽此撫臣部臣所擬頭二
運經行之路也又自臨清轉西入衛河以達
衛輝至合河口陸行三百餘里以達洛陽此
撫臣部臣所擬
王經行之路也在頭二運路則由黃河而無陸
路然河流稍險非
王舟所宜行在
王行路則不由黃河而有三百餘里之陸路雖

稍煩費而可萬全無慮此諸臣所以愛
王之心也今
內傳謂由邳州乘舟以進黃河則是
王之行亦由黃河矣此于地方誠省誠便然而
非所以安
王臣等之所不敢任也臣等廣詢博訪其頭二
運當由徐州以進黃河無疑至于
王行竟當由衞輝方為穩便惟自衞輝至合河
口尚有一百五十里之水路須大加挑濬撫
臣欲即從衞輝登陸以省此挑濬之勞臣等

以爲既有河可通即挑濬示便若過合河口則無河可通須新鑿一河一二百里引沁河之水以達衛河其功力百倍于陸路臣等昨接撫臣揭帖謂此河必不可開必不能開若強開之則其水將衝淤衛漕而潞王封國且受其患矣今日經由道路其大概如此臣等未敢輕擬伏望

皇上再行參酌

傳示使臣等可以擬進務使

王之行有泰山之安而又使地方便於奉行臣

等非敢何一毫之圖訊也

萬厯四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併發之圖經由河路揭

前

發擬工部一本

福濬之圖經由道路臣等已具揭請

皇上再行叅酌傳示使臣等得以擬進今經數日

未蒙

發下竊度

聖意必有遲疑欲許審停妥而後發耳以臣等愚

見叅之輿論泌河必不可開黃河必非

王舟所當由則惟有頭二運由黃河而行

王由衛河至衛輝登陸實為兩便此外更無策
耳如恐三運與
王同行隨從箱擔繁多登陸不便則當俟臨時
斟酌或將三運行李再減一半亦由黄河其
親隨人等及緊要箱擔仍從
王由衛輝陸行則在
王既為穩便而于地方亦省煩費足以昭
皇上節愛之心與
王之儉德也臣等謹擬二
旨恭請

聖裁今時日已迫去發項之期只在旬日伏望
聖明即賜批發使沿途地方得以上緊豫備毋致
遲誤其于
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回奏

聖諭爲

聖母違和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卿等復慰悉見忠愛悃誠

前

聖母自去冬因恭寒偶痰火交侵調攝安愈茲旬

日以來

聖體虛煩前恙復作膳饈漸減

聖躬軟弱朕心驚惕憂懼不勝痛切五內日夜祈

懇
皇天俯從朕願已身應代默佑
慈躬增益壽齡叅賜安泰永保天和是朕本欲覺
卿等所奏諸事朕知道了特諭欽此臣等自
聖母違和不勝憂慮但思
皇上至孝格天必當勿藥今春
聖諭謂前恙復作膳饈漸減
聖心驚惕憂懼不勝願以身代臣等聞此示驚惶
無措悵不得捐微軀以助
皇上之孝誠也天鑒

聖躬保佑
聖母漸次調理可望萬安
皇上一身乃
宗社生靈所係萬祈
少抑愛念勿過焦勞以安
聖母之心至于臣等所請諸事皆目前緊要勢不
容緩更望
皇上采擇施行是亦臣等區區效忠之一念也謹
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請改廕疏

奏為改廕事臣項以考滿伏蒙

聖恩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屢辭未

允隨該吏部咨取臣先年為南京吏部侍郎蒙

冊立覃恩廕臣子成學入監讀書已經坐監歷事

俱完今又有司丞之廕臣查先年大學士許

國先廕子許立功入監讀書後以邊功廕一

子中書舍人隨將立功改授中書舍人原廕

另補其他如此例者尚多今臣子成學事體

相同伏乞

聖恩准改授尚寶司司丞遺下前廕及臣前次考
滿廕子中書舍人俱俟日後另行承補臣父
子感戴
天恩永世無極矣臣不勝冐昧陳瀆之至奉
聖旨卿子葉成學准改廕尚寶司司丞前廕俱俟
另補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請定　福藩經由河路併護送大臣揭

臣等竊念

福王之國日期已近頭運去今只有數日地方須豫備答應即人夫亦動輒數千豈倉卒可集乃工部所題經由河路本已經擬上未蒙

允發甚爲不便臣等不得不行催請其宮眷行李由黃河

王由衛輝似俱停妥不必遲疑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以便遵行又護送大臣亦當蚤定使得整頓以俟前兵部疏請用侍郎魏養蒙

而以黃嘉善代理戎政蓋因近時薊永各鎮軍士鼓譟尚未寧息且切近京師須宜豫防戎政之任必不可缺故臣等據其疏擬上伏望

聖明併賜允發或將魏養蒙先允護送其黃嘉善另行

點用統在

聖裁臣等不勝肙脉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附奏請點通政使揭

適蒙

發下通政使司經歷呂僎等本謂本司缺官印信

無人管理欲祈

皇上將近日推舉通政使參議等官

發賜箚用臣等竊惟通政居喉舌之任職出納之

司中外一切本章俱由封進若一日無人掌

印則章疏一日不通儻有重大緊急之事誰

與奏聞血脉壅淤政務停閣所關不小伏望

皇上念本司不可一日缺人本司之事又非一二

人可理將近日會推通政使林梓丘度郎
點一員部推參議章嘉楨周曰庠並
賜點用俾令到任管事庶封駁有人而
朝政不誤矣臣等謹擬二票呈
覽伏祈
聖斷亟賜批發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聞

聖母萬安揭

自日前奉

聖諭知

聖母尚未全安

皇上益勤祈禱臣等不勝憂念然不敢頻頻瀆問

仰勞

聖心連日外間傳聞謂

聖母聖體近巳稍安臣等雖未審虛實何如然以

慰悉衷度之

聖母功德懋隆齊徽任姒
皇上孝誠篤至感動蒼穹
萬壽無疆理所可必惟是虛弱之後調理更難飲
食起居皆宜慎重伏望
皇上轉奏
聖母倍加珍攝以葆天和以
享平康之福
宗社幸甚臣等與中外臣民幸甚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請起廢搁

臣等仰覩

皇上天縱聖神雖

深居大內而於緊要政務無不留心如頁者

點用吏部尚書協理戎政各省巡撫與邊餉

聖諭皆斷自

宸衷臣等無能仰贊惟有頌服而已獨起廢一事

竊窺

聖心尚有執滯未肯

施行臣等何敢瀆請惟是諸臣困衡日久窮厄可

矜且觀其才力實有可用當此人才消乏之時而使諸臣竟成廢棄四海人情皆爲惋惜

臣等爲國股肱薦進人才自是職分而耿耿微誠不足動

天心甚愧之今

蒙封事定磐石巻隆

聖母聖體亦當萬安吉祥善事種種駢臻誠于此時再

沛鴻恩將此諸臣

量行錄用以昭

聖王恢弘之度以答海內仰望之心俾二十年來

鬱結之氣稍稍發舒其光

聖政而助休祥豈淺鮮哉至于大僚未補者尚多

更望

聖明再點用數員以克九列共效臣贊之忠尤臣

等之至願也臣等不勝懇切籲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請發候補科道揭

竊見候補科臣劉文炳等臺臣唐世濟等需次長安久者三年近者數月該部催請不下二三十疏而

俞旨杳然臣等屢次揭請亦不能得何敢頻有煩瀆惟是臺省之官各有職守各有言責向來假滿服闋到京隨到隨補以故朝無曠事官無缺員政體人情誠為兩便柰何於此數人而獨有所靳邇諸臣雖歷中外亦既有年必才品兼優始與茲選乃寻之於先而徵吝之

於後培養於始而頹厭棄於終致令待
命經年羈棲旅邸漫無職業虛度歲時灰任事之
心摧敢言之氣真可惜也
皇上抑或慮其多言故示裁抑臣等以爲諸臣候
命既久閱世滋深一旦受事必不敢蹈浮薄之習
爲激聒之嫌
皇上只宜採其言而用之不必逆而防之也臣等
又見都給事中翁憲祥周曰庠二臣資俸最
深部推已久而屢依屢格遷轉無期前路既
塞後途益塞人情既拂政體亦乖是又臣等

所甚惜者伏望

皇上盡檢部疏立賜

聖裁應陞者即陞應補者即補俾老成繼用賢俊

彙征非但言路之光華亦

聖朝之盛事也臣等一念樸忠盡為國惜才非敢

為諸臣市恩仰惟

聖明鑒察臣等無任懇切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回奏

傳諭

聖母崩逝揭

遣文書官金忠恭捧

聖諭朕

慈母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于去年十

一月內偶爾違和痰火壅盛朕潔虔祈禱

昊天上帝懇以身代如災厄未消願將已壽進益

慈齡不期前恙未愈適朕罪業深重累及

慈母偶于二月初九日午時崩逝使朕五內寸裂
合行喪儀卿可傳示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
特諭欽此臣等不勝驚駭不勝哀悼念惟
聖母誕育
皇上備極劬勞
皇上奉事
慈闈備極尊養及至有疾竭誠祈禱願以身代且
欲移壽以益
慈齡罔宜至孝格
天旋孫勿藥而命數莫移竟惟因閔乃又躬引咎

昝痛切毀傷即古帝王永懷終慕之盛節何
以加此惟是
皇上一身
社稷
祖宗所憑依最重伏望
節哀順變勉抑孝思以禮
聖母在天之靈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等不勝更
唱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回奏

傳諭擬

聖母赦稿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恭捧

聖諭諭內閣朕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自去

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齋虔竭誠祈禱在于

聖母前日每覲藥侍膳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

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

聖體萬安發旨擬行間
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悼痛不已卿等擬赦稿
來看欽此臣等伏讀再三仰見
皇上大孝夐絕古今
聖母慈仁矜全黎庶不勝感慕不勝歎服所有赦
免事宜容臣等與各衙門商議斟酌議擬恭
請
聖裁謹先具囘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請發

聖母遺誥揭

該禮部官來言

大行皇太后遺誥例于次日即須今已三日未蒙

發下百官懸望臣等竊念

聖母彌留之時其所叮囑

皇上必是保重

聖躬留神

宗社大計臣等雖不得親聞

聖母之命而仰度

聖母之心當是如此此前倉卒擬上辭義未融或未

愜

聖心又頃承

聖諭

聖母有赦過恤災德意亦當說明臣等謹另擬一

稿恭請

聖裁伏望立刻

批發以慰輿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恭慰疏

奏為恭

慰事本月初九恭遇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崩逝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臣等恭詣

慈寧宮門外哭臨拊心踊足不任悼傷欽惟

皇上至孝性生

純衷天植

五十年色養無間晨昏

七十歲稀齡直需旦暮胡遘滄桑之變遽軫風木之思固宜
聖意悲摧宸襟慘怛顧惟
帝王達孝在志事兼承母子至情雖沒存罔隔
皇上有過毀之感將
聖母有不與之憂臣等褒
妣哀深愛
君慮切伏望

抑情就禮

節慟加餐庶

機務不廢于諒陰

孝思可通于冥漠此中外臣民萬口同祝者也伏

惟

聖明炤鑒臣等不勝顒禱祈控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慰祗遵

遺誥抑情節哀具見忠愛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擬進赦稿揭

伏蒙

聖諭以

聖母遺命赦內外輕罪蠲免災傷錢糧令臣等擬赦稿以進臣等據戶部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欵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較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部所開楚宗一欵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

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加懲創原不為過惟是坐以謀反則人以為冤且重辟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絶見于撫按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讀者皆為傷心酸鼻所以中外諸臣連章苦請會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具奏留中未發令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不得不為開列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寔切在天之靈見
祖宗列聖亦自歡然但事干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
淮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
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羊䋲蘇松織造綾紗
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當此
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蠲常賦則無以
給軍不蠲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
諸臣皆望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

此數欵慨
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干錢糧亦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臣等連日與百官哭
臨人人咨嗟嘆息謂
聖母之惻怛慈仁
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其悲思
感戴又當何如今臣等所擬赦稿亦就
聖母所命稍稍推行一二事恭請
聖裁伏望

聖明詳加省覽批發于以昭不匱之思而廣錫類之孝其所冊于
聖母寔福良不少矣臣等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上
聖母謚議揭
伏以
聖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緒
含弘霈澤群生荷厚載之功禮重易名治隆報本
欲贊揚乎大美當備舉乎
徽稱斯
聖孝所以特隆亦群心于焉共戴欽惟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道涵大始

德合重坤叅贊
先皇肇撫豐亨之運爰開
大聖允符震索之祥當太平朝為
天子母方
沖齡而踐祚深藉保綏迨
必世以成仁弘資啓佑
得全履盛無忘執繭之勤
養備稱尊不輟濯龍之警軫艱難于兆姓寶錄時
頌
流湛濊于八荒

慈雲徧覆隆天厚地蕩蕩乎莫能名
翼子貽孫繩繩乎爲可繼幸稀齡之已屆何
長樂之遽違人懷喪
妣之悲
帝切循陔之痛恭聆
遺誥愈動深哀
鸞馭將升尚歷思乎國典
彤宮欲閟猶加意于民窮言言
宗社之安危念念在閭閻之疾苦蓋遜稽任姒猶
遜其徽若近視高曹敢方斯烈悵

音容之日遠徽盛美之在茲臣等祇奉
明綸博綜舊典咏歌嗟嘆四海雖極其尊親擬議
形容寸衷終難于窺測欲伸
不匱之孝敢揚
大德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謹議奏
聖旨朕覽卿等擬上
大行皇太后尊謚依議送翰林院官擬撰冊文進
覽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恭繹
慈綸推廣德意疏
奏爲恭繹
慈綸敬推
德意特陳用賢恤民要務以溥
皇仁事頃蒙
皇上以
聖母遺命赦中外輕罪量免災傷錢糧令臣等擬
赦稿以上臣等與九卿各衙門商議斟酌已
具擬上進恭聽

聖裁惟是諸臣有欵欵私衷可以愈光
聖母之大德而益廣
皇上之孝思者臣等若隱忍不言殊非忠愛之義
敢昧昧陳之夫罪輕當赦者赦矣然所赦者
多在于庶民
聖母念及庶民豈不念及臣下乎向來廢棄諸臣
沽名煩賠不爲無罪
皇上譴之斥之固其宜也但摧困日久遠者二十
餘年近者數年頃有備列廢臣之名籍者臣
等閱之巳半在鬼錄其僅存者寥寥無幾雖

有悔過自新之思終無向用之路彼已通籍
聖朝受
皇上作養而顧不得與齊民並沾
慈澤蒙
曠蕩之恩凡有心知無不惋惜所宜推
聖母赦過之心並行錄用者也災傷錢糧當免者
免矣然所免者多在于常賦
聖母念及常賦豈不念及額外之賦乎自榷稅繁
興以來民間財力已竭兼之水旱饑荒頻年
仍歲遂致正供錢糧不能完納今邊餉窘急

兵變屢鬪計臣不得已若催逋欠固是一時無可奈何之計然臣等竊恐鞭箠大急民怨又興剜肉醫瘡未必愈而肉且盡軍與民兩受其害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臣等每見往時有司催徵錢糧但至八分便爲足數蓋
祖宗朝愛養元元留有餘不盡之意究然如此今徵至九分以上猶不及額民安得而不困乎若使榷稅不停災民終不可救常賦終不能輸變起封疆憂及
宗社悔之晩矣所宜推

聖母恤災之心亟行罷減者也當此喪禮殷繁
聖懷哀慼之時臣等忝在股肱分憂分痛尚且不
暇何敢徧有陳瀆惟是
聖母與
皇上恩惠如此實千古以來僅見之事臣等若不
能推明
德意使薄海內外咸共沾濡何以仰稱盛舉況人
才空虛財用匱竭國家安危在此二事臣等
蒿目焦心思效萬一耿耿赤衷斷不敢市恩
任德以負

君父即
聖母在天之靈亦必垂鑒亮矣伏望
聖慈省覽施行其擬進赦稿併乞
裁發以慰中外感戴延佇之情臣等不勝悚息祈
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催發大學士吳辭疏揭

該
新簡閣臣吳道南再疏控辭業于此月初八日擬
上未蒙
檢發想以
聖母升遐
聖心哀痛無暇及此臣等亦不敢催請今見連日
章疏多已
發行諸凡政務皆奉
聖裁道南之疏亦望

皇上蚤賜批發促其前來葢政本重地多一人則得一人之用卽如頃者
聖母之變一應該行文字臣等二人便辦理不前甚望道南蚤到以同心合力共贊
政幾且閣臣禮貌素隆旣承
簡用而辭疏不發亦非事體故臣等敢爲一言統祈
聖鑒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請發候補科道揭

竊見候補科道諸臣待

命經年升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

題不止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杳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

之於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

灰諸臣圖報之心失

朝廷養士之意

皇上亦何利於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需異日之用者乎業已服官中外敭歷多年向當考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必赫然有聲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皇上於諸臣亦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於今日而復阻抑之困頓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日之空拋株守長安歎河清之難俟是前之拔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爲培養而又自爲摧折明知爲適用之器而又阻其向用之途譬之待騏驥之足而但羈之

於楷櫪有棟樑之具而故委之於泥塗不
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
異仕進者既得展布於朝廷家食者尚需
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居
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悒鬱無聊
論
祖宗朝郎
皇上二十年前絶無此事是雖諸臣所遇之窮
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繹
聖母親賢圖治之訓速允部推各補原職俾諸
得攄任事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
今日一盛事哉臣等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五終